走马赣州

□ 孙晓霞

城记

这里既没有大都市匆忙紧迫的节奏感，也没有古城陈旧落寞的风尘感

初次邂逅赣州是17年前的一次匆匆路过。当年走马观花，对赣州城无甚深刻影响，吃了顿极具赣南风味的土家菜，浮光掠影般观赏了赣州公园，只记得有座通天崖，一些雕梁画栋的木亭长廊。第二次去赣州，是专程到章贡区一亲戚家做客，坐在车内看街头景致，才发现老城区街两旁布满高大而茂盛的榕树，树身挂满老人胡须般气根，整座城笼罩在绵绵细雨里，一派热带雨林气味扑面而来。

其实，赣州处在亚热带与热带雨林交汇的过渡面上，气候更接近闽粤一带。丰沛的雨水与温暖的气候，形成了赣南的天气优势，甜蜜的脐橙，粉糯的南瓜，甘饴的红薯等，在这里长势旺盛，口感奇特，章江与贡江也在此交汇。雨水的润泽，江水的浇灌，以及悠久的文化渊源，使得赣州有江西第一州之说。章江与贡江更在此合写了一个大大的“赣”字，让江西偌大一个省，在此找到了具有代表意义的风情地貌特征。

游览赣州城，要登八镜台，可以俯瞰远观章江与贡江交汇处清浊两江水融合一起的壮景。这地方还有个特殊名字，叫龟背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来自海内外一万多客家人，在龟背尾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客家人省亲认祖归宗大会，并立碑纪念。据说，赣州城就像是一只浮游在江面的大龟，纵横交错的江流将其包围起来，每当发大水，这只龟就会浮“动”，龟头与龟尾遥相呼应“动”起来，摇头摆尾，无论发多大洪水，赣州城都安然无恙。

沿城随河而建的古城墙，始建于东晋公元369元，后来历代加建修缮，形成了今天依然古朴雄伟的砖楼墙障。古城墙高出城内地面50米，全用宋代青砖铺就，城墙路面上宽50米，可并排同驾三辆马车，现在则成为市民晨练散步的好去处。城墙下两边盘根错节的古樟古榕比比皆是，树龄都过了几百年，古墙与古树相映成衬，给人一种历史的沧桑与厚重感。当然最有名的城楼还是建春楼、涌金楼。涌金楼由蒋经国亲手题写命名，相隔不远处是他居住过的太子楼。这些建筑虽经近一个世纪风雨，仍然保存完美静好。

涌金门楼外是赣州城的主码头，众多渔船驳船在此停靠。门楼下一溜小摊位卖江上渔货，一些极具赣南风味的街头小吃如烫皮、蒸米饺、烤肉卷也在其中，一路穿行过去，吃着小吃，问着渔货价格，看着右侧滔滔而下汹涌的浊黄章江，感觉自己也融入了赣州风情画面里，成为一个悠闲惬意的赣南人。

赣州湿润的空气，古朴的城郭，绿树成荫的曲径，现代化游乐场，繁华的古玩市场，南来北往的交易场所馆，各种临街商铺，完美的地下排水管网构建，构成了一个宜游宜居宜人的古城。当地人自豪地说，“种啥生啥，石头发芽”。悠闲是这座城的主旋律，这里的居民生活从容不迫，自在惬意，既无大都市那种匆忙紧迫的节奏感，也无古城陈旧落寞的风尘感，人居与城郭浑然一体，各得其所。

还有独特的客家菜文化，形成了江西四大菜系之一的赣南菜系。客家人的菜谱和厨艺已经传承了1500年，并不断创新，相比于赣菜其他类型，赣南菜摈弃了煎、炸、炒等旺火热油的制作方法，把蒸、煮、烫、炖、溜、拌作为主要烹饪工序，既重花色口感又注重肠胃养生。在赣州客家菜里，老百姓爱吃的烫皮、艾叶米饺、煎炸里脊肉面卷被摆上了星级宾馆的餐桌，而当地的手工拉面、蒸包面还改造了传统工艺，成为外形美观、口感酥软地道的必备主食。

适宜的气候环境，悠闲的生活方式，优质的美食之道，难怪赣州有“江西长寿城”之誉。

当年的“好声音”

□ 苗连贵

流年

经典歌曲往往能成为一个时代最美的旋律，它们伴随着一代人成长，赋予一代人情结

一个时代，最难忘的是什么？我觉得应当是歌声。

我之爱好唱歌，始于听广播。那年月，有收音机的人家不多，我家自然也没有。高人教我用一枚二极管和一副自制的耳机，便弄成了一架收音机，世上最简陋的。戴上耳机，亲爱的广播声就问候了我的耳膜，清晰、悦耳，嘤嘤如蜂鸣。我的收音机不用电，一天24小时开播，有空就把耳机戴上听，欣然自乐。有时睡觉忘了摘，便在睡梦中一夜听到天明。

我听新闻、听相声、听评书，广播里音乐尤其多，由此我“认识”了一大批歌唱家。

2013年习主席访问印尼，提到曾在中国广为传唱的印尼民歌。其中《星星索》中文歌，首唱者是朱崇懋。“呜喂——，风儿啊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啊随着微风荡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这是一首正能量的情歌。

当年国内许多经典歌曲，《阿拉木汗》《思乡》《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草原之夜》《克拉玛依之歌》，都是朱崇懋首唱。那时候，工厂、学校，早中晚大喇叭歌声飞扬。走在路上，我只要听见朱崇懋的歌声，便不由自主驻足，听、学唱。朱崇懋的嗓音洪亮，略有点“沙”，这“沙”不是噪音，是乐音，给他的歌声蒙上一层特殊的美，充满魅力。

中学毕业后，我和许多同学沦为“社会青年”，我们无职无业，不打架生事，也无钱聚会喝酒，羞于谈情说爱，在一起，惟有啸歌。我们唱朱崇懋的歌，唱当时的“流行歌曲”《拉兹之歌》，还有习主席访印尼时提到的另一首歌《哎哟妈妈》，狂歌不休。

清晨，我们常去一座小山练声，山不高，林木葱茏。我们放开喉咙唱，相互不见面，惟歌声此起彼伏。我常站在一株松下，呼吸着青涩、温润的空气，仰天高歌。也不知练得得法不得法，《克拉玛依之歌》是我每天必唱的曲目。借着模仿朱崇懋，受同学撺掇，去考歌舞团，也是穷极无聊。一不小心，初试竟榜上有名，复试就名落孙山。败亦欣然，自知没多少音乐素养和天分，爱唱而已。

女声中，我最钦慕刘淑芳。刘淑芳唱了许多中外名曲：《玛依拉》《西波涅》《鸽子》《黄水谣》《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最负盛名的是《宝贝》。《宝贝》也是一首印尼民歌，摇篮曲，当年风靡全国。《宝贝》其实是一首“革命歌曲”，母亲拍哄着孩子睡觉，思念丛林里战斗的亲人，嘴里哼唱：“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哪，我的宝贝……”

一次，去同学家玩，他学音乐的姐姐正好在家，为我们唱《宝贝》，轻柔、细腻、情深，如泣如诉，神似刘淑芳！印尼歌曲好听，很契合中国人的耳朵。我忽然想起，1963年刘少奇访问印尼，在纪录片中我听到了一段背景音乐，异域风情浓郁，悠扬婉转，十分动听。所用乐器，听来既非中国民乐也非西洋管弦，给人以余音缭绕、不绝于耳的感觉，正不知为何物。我向她请教，她笑笑，从房间里拿出一把吉他，坐下，将吉他平放腿上，右手轻握一小金属棒，在弦上揉滑，左手同时轻拈慢捻，发出一串优美的旋律，正是电影中那段改编自印尼民歌的背景音乐，听得我们如醉如痴。

据她说，吉他有两种弹法：一种是西班牙式的，也就是通常抱在怀中用手拨拉的那种；另一种是夏威夷式，就是她刚才弹的那样。这种弹法流行于东南亚，弹曲弹歌，妙曼无比，尽显东南亚美丽的热带风情。

音乐无国界，印尼有很多好听的民歌传到中国，但将印尼民歌演绎到极致的，仍是刘淑芳的《宝贝》。

大约本世纪初，电视里看文艺演出，眼前忽然一亮，刘淑芳登台了。她只唱了一首歌，就是《宝贝》，歌声依然婉丽，鸣啭动人，全场轰动。我在电视机前拼命鼓掌，那一刻，直想哭……

还有许许多多老歌唱家，楼乾贵、周小燕、郭兰英、张权，唱《小河淌水》的黄虹，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的李世荣，以及郭颂、马玉涛等等。他们中有的人已经作古，但歌声还在，拥有恒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堪称经典。

经典老歌是那个时代最美的旋律，它们伴随着我们成长，给我们以愉悦和激情，是我们那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情结。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听到或唱起老歌，依然心潮起伏，一往情深。

有一种空灵叫嘎玛嘎赤画派

□ 代玲

茶马古道古老悠久的文化传承，也被印刻在唐卡的创作中

在澜沧江的起点，有一座美丽精致的小城，它就是有藏东明珠之称的昌都。在昌都博物馆中，西藏最为知名的三大唐卡画派之一的嘎玛嘎赤画派正从嘎玛沟走出来，闯进了欣赏者的心里。

温暖柔和的灯光下，一幅幅精美的唐卡向我们昭示着艺术的魅力，讲述着这个传承于茶马古道深山峡谷中古老画派的故事。

相传嘎玛嘎赤画派在16世纪由南卡扎西活佛创建，以嘎玛巴大法会而得名，以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嘎玛寺为传承基地，亦简称“嘎赤派”。早在创始人南卡扎西活佛时期，他的创作就融合了印度的造像量度、汉地的色彩、藏地的山水。随着嘎玛嘎赤画派画师们在各大寺院流动，该画派逐渐从寺院传承转向世俗社区，并围绕寺院形成地方性的支派。

嘎玛乡所在的山沟出工匠也出画师。相传，嘎玛乡对面的远山，形如端坐的文殊菩萨。神话里文殊菩萨从他的道场五台山降临此地，一手所持宝剑正对着嘎玛乡那也村、瓦寨村方向，一手所托经书正对着嘎玛乡比如村方向，所以前者出工匠，后者出画师。

1932年生于嘎玛沟的嘎玛德勒是嘎玛嘎赤画派第十代杰出的传承人。嘎玛德勒就是在他父亲格扎泽仁的熏陶下，从8岁开始学习绘制唐卡艺术的。16岁时，他已经是一位很有名的唐卡画家。嘎玛德勒一生从事唐卡绘画，并在当地收留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徒，免费为他们教唐卡绘画工艺。现年84岁高龄的嘎玛德勒，目前常住嘎玛寺中，每日仍然坚持绘制唐卡。在他的传承下，嘎玛嘎赤画派唐卡这一古老的藏族文化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嘎玛嘎赤画派不同于西藏唐卡其他两大画派——勉唐画派和钦泽画派。由于嘎玛沟曾属于茶马古道一条支线，在古代曾有繁忙的贸易往来、盛极一时。嘎玛嘎赤画派不仅在昌都一带流行，在今天的青海玉树和毗邻的四川藏区等地都受到欢迎。嘎玛嘎赤画派和汉地画派的交流也较多，在构图和技法特别是山水的绘制上融入了汉地的风格。

嘎玛嘎赤画派的构图空灵、疏密相间，讲究突出主尊。在一副唐卡中，画面上的佛像十分突出，而作为背景的山水、树木、花鸟、云朵等则讲究前景、中景、远景的布局，显得井井有条，杂而不乱。在前景中往往布局花草绿地，中景是佛像主尊，远景是若隐若现的山和云，追求空间散点透视的效果，匠心独具地营造出静谧的意境。

除了构图布景，嘎玛嘎赤画派还讲究勾勒的精细生动。每一笔每一道都是用特制的画笔精心勾勒而成，不仅有衣纹线、花朵线、花叶线、山石线、装饰图案金线、身体轮廓线等的分别，还有粗细长短的变化。

在着色上，嘎玛嘎赤画派也别具匠心。该派在数百年的传承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颜料制作与使用的特殊技法，在创作中以白、红、黄、蓝、绿为母色，能调出9大支32中支，进而变化出158小支诸种色相。尤其是唐卡背景底色和上色方法不一样。直接用花青色渲染天空，从上而下渐淡；用草绿色直接染地，从下而上渐淡，用色极薄，中间留出空白不染，因此整个画面的基本色调淡雅。背景底色主要使用青绿色和柔和的粉色、灰色。在搭配上，该派唐卡既有同类色的细腻变化，也有对比色的互补运用。画作以厚积薄染的方法上色，使色彩变化生动，天地之间的交接处如同有空气薄雾感和空间深远的纵深感……

观赏嘎玛嘎赤派唐卡，需怀有一种空灵无我的境界，以我之空灵观彼之空灵，方能读出这于细微处无所不在如“羚羊挂角　无迹可寻”的变化万千。

饥饿的耳朵

□ 曹春雷

在溺爱嘴巴、宠幸眼睛的同时，请放过对耳朵的虐待

耳朵也是会饥饿的，不过耳朵的饥饿不是因为听得太少，而是听得太多，且听的多是不想听的声音。譬如一个人面对着一桌自己很不喜欢，甚至要反胃的菜，却不得不吃下去，最后胃是饱了，但心却一直是饥饿的。

一双城市的耳朵，注定是饱着且饥饿着。汽车鸣笛声、商铺喇叭叫卖声、工地施工声、邻居装修声、广场舞曲声……它们环绕在旁，如一支支锐利的矛，一波一波向耳朵发动进攻，而可怜的耳朵，毫无招架之力。

某天晚上，我坐在书桌前写稿，关紧了门窗，但附近广场舞曲声依然固执地从门缝、窗缝里钻进来，让我的耳朵不得安宁。我甚至买了耳罩戴上，但心里却感觉广场舞曲声依然在耳旁。最后，我彻底向这声音投降——是的，你赢了。

这时候，我无比怀念以前在乡村的那些夜晚。那时的夜晚，多静啊，整个村庄静得就像一面深邃的湖，一两声狗吠响起，就像一粒石子投在湖上，湖水泛起几圈涟漪后，村庄更加宁静。并不是万籁俱寂，灯下，有草虫在演奏虽低沉却盛大的交响乐。

若在山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寂静得能听见桂花落地的声音。“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一粒松子砸在地上的声音，也能被一双宁静的耳朵捕捉到。

这是夜间的天籁。

即使是在白天，村庄也是静的。虽然“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虽然牛声哞哞，羊群咩咩，这一点儿却不让人生厌，只会让人感受到田园气息的浓郁。如果说耳朵有表情的话，那么此时安于村庄的耳朵一定是微笑着的，微笑的耳朵一定是安逸的，安逸如墙头上一只卧着假寐的猫。

若是雨天，坐在屋檐下，看雨打石阶，听雨打青瓦，耳朵是清爽的，心也是清爽的。此时，瓦是琴键，雨来弹奏。随着雨势的大小，这琴声时而低回，时而高亢，有时如小桥流水，有时又如战鼓轰鸣。窗外若是竹林，更美。雨打竹叶，风过竹林，沙沙沙，如蚕吃桑叶，如淙淙流水。

乡村的耳朵，是有福的。

乡村的耳朵也渴望进城。但当它进城后，才终于发现城市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当年，我没见过火车，跑老远去看火车，听火车咣当咣当驶过，为这宏大的气势震撼。知道火车的终点是城市，于是对城市充满了向往。长大后进入城市打拼，租的房子离火车道不远，夜半时火车隆隆驶过，大地震颤，我从睡梦中醒来，再无睡意。曾对火车有过的美感，此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家王开岭说，现代人的特征是溺爱嘴巴、宠幸眼睛、虐待耳朵。“论吃喝，我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华夏之餐、举世无双。视觉上，美色、服饰、花草、橱窗、广场、霓虹，所有的时尚宣言和环境主张无不在色相上下功夫。”

终于有一天，我的耳朵不堪这虐待，请求我能不能多带它到安静的地方去。于是，我常驱车出城，到郊外一座山上去，那里，林深，树密，鸟多，人少。我坐在青石上，看溪流，听松涛，听鸟鸣。

每次去，都是耳朵的一场盛宴。

乐活

唯有土地最性情

□ 王晓

一方菜地，舒我筋骨，丰我心灵，让我在不自由的世界自由地活着，这是大恩

中年之际，在老家建了一栋房，差不多提前支取了我们夫妻俩今后十五年的工资。公婆劳碌一辈子，没挣到安稳住处，我们也有老的一天，城市高楼非久留之地，就有了这处乡下的别墅。院子里特意留了一块地，五六个平方，开始为接地气，为观绿色，现在呢？为分辨节令，为体验出汗，越是中年，越愿意离土地近一些。

周一到周五，坐在机关办公室整资料，做材料，写报告，电脑死了，我也不能停止工作。长期伏案，颈椎病，腰椎病接踵而至，推拿、针灸是我常年保留项目。不说我们这些即将到报废期的，就是二十出头的小同事，某天被家人扶到医院拍片子，久坐导致腰椎第四椎膨突，有椎间盘突出倾向。脑力劳动看似光鲜的背后，是被动的四体不勤，损害肌体。

每到周五，就盼时间快点过，乡下有块地等我种呢！

立了秋，居高不下的气温终于降了一点点，这块地的新规划付诸行动，一切都在种菜老手婆婆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双休，大锹挖地，翻土暴晒，除虫除湿。再一个双休，锄头砸碎挖出的土块，砸得细细的，像筛子筛过。还要一个双休，鸡圈里的鸡粪拖过来，覆到菜地上，用耙子拉一遍，掺杂均匀。巴掌大的地，描花绣朵，准备工作花了好几天。汗淌了一身又一身，水喝了一瓶又一瓶，肌肉酸痛，休整，再战，如此几个礼拜，由哪哪都酸都疼，到不以为意，身体像蔫吧的植物返青，只要双休，我腰不疼，颈不酸，一顿吃两碗。

五六个平方的一块地，用条石纵横分割成七八格，准备种不同的蔬菜品种。逢集时，有专门卖种子的摆地摊，矮箕苏州青是青菜，小顶八寸参是胡萝卜，挂丝红是紫莴笋，露头青是青萝卜……看见这些可爱的名字和诱人的图片，这个又要那个又想。同去的先生问我家有几亩田，想想只有五六个平方，悻悻然把到手的种子一减再减。

地整好了，种子也备好了，终于可以播种。年近八旬的婆婆，搬张小凳坐边上，现场督战。那些黑黑的种子，精选过的，粒粒饱满，油光锃亮，惹人怜爱。撮起一把就要往地里撒，婆婆手杖制止。按她的指示，先要在簸箕里盛一些菜地上的细土，和种子混合。看隔壁种菜，撮起种子就撒。婆婆说：“那种的什么菜，我这个带着土的种子，今天撒隔天就能出，有保护膜的。”婆婆种了一辈子菜，卖了一辈子菜，这方面绝对权威。

果真隔了一两天，性急的种子就冒芽了。几个格子里，冬天的火锅菜能凑齐：青菜有，萝卜有，药芹有，还有花盆里的葱、蒜、山柰……即便大雪封门数日，我们家的日子也可以逸逸当当，不慌。那一方地的绿意由浅到深，由稀薄到浓稠，每每双休返乡，总有渴望：菜们长啥样了？

在婆婆的精准指导下，深耕细作的一方地，苗苗们长得那个欢腾劲特别感染人。我啃着秋西瓜，看着它们悠悠地长，心里清亮清亮，像一片羽毛落于手掌。种菜学问大。单说青菜，小暑大暑之际只种得了鸡毛菜，两三个礼拜就吃。鸡毛菜下市种小白菜。鸡毛菜、小白菜都是汤料。白露之后，小白菜移棵栽，长大白菜。大白菜适合做菜，烧肉圆一绝。天气再凉些，重阳前后，可以种矮胖矮胖的黑麻菜，绿得发黑，童年记忆里最美的味，种子从娘家带来，有地腰杆硬，当家做主人。

今天我伺候一方菜地，与真正的农活比起来，辛苦天壤之别。保留一方菜地，不是用作假惺惺怀想，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提醒，关于节令，关于物候，还有播种与收获那些最朴素的道理。

部门信息宣传任务到人，考核量化，年终一算，第一名比第二名多400多分，上级表彰的却是第二名，所谓集体研究说不定还是被个人意志左右。土地就不会这样昧良心，你种青菜它不会出萝卜，你种一粒它不会出十颗。

单位中层竞聘，主持人来一句：排在前面的不一定必选，明明有资历有实绩的人，因为这句可有意可无意的话，出局意外也不意外。还说地里的菜，位置当然重要，光照好的地方阳光雨露多沾，菜颗发得大，茎粗叶厚。背阴墙角处的就不长了吗？它们一刻也没忘茁壮。良种成材，发芽冒叶，长成美味食材，是它们的使命。

一位写作者问我，怎样做到写一篇发一篇，上大报。亿万人中，写作者浩浩荡荡，跻身大报不是易事。正如长一畦菜，要舍得下本，肥料、力气都不能省，尽心伺候着。写一篇文章，要调集这方面所有的积累，反复淘洗，干干净净再拿出去示人。

一方菜地，舒我筋骨，丰我心灵，让我在不自由的世界自由地活着，这是大恩。

五味生活记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部：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24.75元 每份：1.00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8166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2:40 印完时间：4:00 本报印刷厂印刷